责任编辑: 刘国冰

/14 1- thn\

头两天,我一直码着运材路前行,油漆板公路很狭窄,来回的运材车辆尘土飞扬,咣咣当当,我和驯鹿时不时要靠边站,以躲避那些冒烟咕咚的家伙。第三天我远离了公路,又翻过几道山岭就进了呼玛河深处的泰加森林。鹿铃叮叮咚咚,布谷鸟这儿叫一声那儿叫一声,我牵着驯鹿走在越来越稠密的树林里,却没有心思流连这初春的景色。下午的光景,一辆皮卡越野车从左侧的自然路斜插过来,与我相遇。车上下来几个男人,大声地说话、吐痰,一个剃寸头的人脖子上拴着驯鹿才戴的链子,冲我打着招呼:

"哎,老乡,你这是要去打猎吗?"

他们身上有股猪饲料味儿,那是山里没有的味道,很陌生。我摇了摇头,"我不去打猎。"

"那你进山干什么?" "闲,闲逛。"我说。

几个人听了嘻嘻哈哈地笑起来,寸头说: "你真逗乐,你们猎人都这么逗乐吗?"

另一个戴墨镜的,嘴角叼着烟卷问我:"大兄弟告诉我,这附近哪儿能打到熊瞎子?老犴也中,我们转悠两天了,喏,只打到了这些不够塞牙缝的小东西。"他指了指后车厢,里边堆满松鸡、飞龙、灰鼠、雪兔。

听他说这话我眉头锁紧,头摇得像萨满鼓 一样,"这个我不知道。"

"哎,都说你们猎民实在,你这么说就不厚 道了。"墨镜又吐了一口痰。

我的脑门儿冒着汗,想了想便给他们指了 与呼玛河相反的方向。

"那是回镇子的路,你搞错了吧,老乡!" "算了,咱们还是自己探探路吧,多绕点儿 弯子总能打到大家伙。现在猎民老乡也学奸 了,生怕咱们抢了他们的生意。"

"真有意思哈,猎物又不是他们养大的。" 几个人大咧咧地说着话,对着一棵粗树墩胡 尿一气,顺手把烟头儿抛在尿窝里,转身上了车。

己一气,顺手把烟头儿抛在尿窝里,转身上了车"吹!"我冲戴墨镜的招手,示意他回来。 他扒着车窗摘下墨镜。

我指了指他尿窝里的烟头儿,"把它弄灭,"我对他说,"这是森林,会失火的。"

"老乡,你还是看好自己的驯鹿吧。"他乜 斜我一眼,丢下这句话,皮卡车一溜烟去了。

我心里一边祈祷,一边弯腰拾起那枚烟头儿,熄灭后揣进垃圾袋。这些不守规矩的人,他们还朝树墩上滋尿呢,那可是神灵坐的地方,还叫什么熊瞎子、老犴,族人可不敢这么乱叫,我们把熊都尊称为"合克"(爷爷)"额沃",熊神的耳朵灵着呢,它什么都能听见。这些强盗,他们亵渎了神灵,什么都别想得到,萨满可说过——贪婪的眼睛什么也不会看见。

呼玛河还没解冻,但已有了鱼腥味儿。我沿着河岸寻觅露营点,无意中瞥见了最不想看到的,那是一处新"额吐",从掩埋炭灰的方法和露宿痕迹看,那该是族人里的"老猎"留下的。我心事重重,刨了冰块煮饭,一边烧了狍子肩胛骨做占卜,测下白犴的凶吉。烧裂的骨缝呈神秘的闪电状,我把它举在篝火前,透过火光,影影绰绰的,我看到了那头白犴,它在一片漆黑的森林里左冲右突,好像陷入什么困境……这么说它还活着,这足以让我宽慰,我又仔细观察了骨裂的走势,判断白犴的方位,不出意外的话,它应该在呼玛河左岸的山岭里。

太阳还没早起,山林铺满了厚厚的白银,到处闪着亮晶晶的光,那是早春的雾凇。我揣了砍刀,背了医药箱钻入林子。

你不知道那时盗猎人有多猖獗,我绊绊磕磕穿越了几片森林,就发现了至少十几个"捉脚"和钢丝套,这些可不是真正猎人做下的,再坏的"莫日根"也不会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我咬着牙,见一个拆一个。

如果不是神灵相助,在重重密林中要想找到一头犴真像在大海里捞针。我又进入一片白桦林,拿出狍骨比对,发现上面的裂纹一如眼前的山脉,凸起的骨脊像极了森林背后那座巍峨的雪山。林间的冰雪还没融尽,一片肃冷与寂静,风蹲在树梢上不声不响,反倒是衣物剐蹭树枝和脚踩冰雪的声音一传多远。我把砍刀镶嵌在一棵树杈间,举起双手,猎人相信神示,白犴就在其中。我尽量将脚步放缓,搜寻了不知多久,林子里什么都没有,甚至听不见鸟叫,只有稀疏的阳光不时从高空的树隙间泼洒下来,把林地弄得斑斑驳驳。

突然,白桦林深处传来一个微弱的声音,我侧耳谛听,没错,那是罕达犴的叫声,曲曲弯弯地传来,像一只大鸟粗憨的啁鸣。顺着声音的方向寻去,透过密密匝匝的林木间隙,我望到了那个耀眼的身影,如同梦境一般浮现在那里……喜极的泪水一时迷蒙了我的眼睛。

我走近了它,小心地,生怕它受到惊吓起 身逃掉。可眼前的罕达犴却不像我二十几天前 见到的那头大兽了,它满身泥土和污垢、血迹 ……我看到了它身上溃烂的枪伤,正流着脓 水,散发着腥甜的味道,而它的身躯也缩小了 一半似的,瘦削得就剩下了一把骨头。它望着 我,眼神像烛火一样黯淡,没有惊恐也没有喜 悦。嚯,原来它想逃也逃不得了,一根粗如手指 的钢丝套勒紧了它的脖颈,深入到血肉里去 了。它的周边,所有能够到的树皮都被它啃食 光了,包括地上的积雪、腐叶……"我的白纳查 神啊! "我颤抖着手,试图给它松绑,可钢丝套 似乎连针都插不进去。手忙脚乱地,我掏出了 铁钳、锤子、钢锥,白犴见到这些亮晃晃的工具 惊恐起来,一股逃生的力量让它像条抛到岸上 的大鱼,好一阵狂蹦乱跳,直到钢索让它窒息, 让它皮开肉绽,鲜血淋漓。它喘吁着,嘴里喷吐 着白沫,绕在一棵白桦树后躲避着我。可我要 救下它,否则它会随时死掉……我急得满眼是 泪,"妞日卡,帮帮我吧!"我呼唤着心上人,此 时她若在该多好啊,她会给我智慧和力量的 ……我努力向罕达犴证明自己只是一个施救 者,没有一点儿恶意,终于,白犴似乎听懂了我 的话,剧烈起伏的身体渐渐平复下来,我趁机 上前,费好半天劲儿才将铁钳嵌入钢索里…… 白犴重获自由, 却头也不回地一瘸一拐地逃 去,可它的枪伤还没处理呢,我招呼着它,紧跟 在它的后面。

它虚弱不堪,颠跑不动了,费力地走着。我 与它保持着距离,有时故意绕到它的上风头 去,让它远远地嗅到我的气味儿,慢慢熟悉我 这个没有危险的人,在它停下歇息时,我还要 咳嗽几声,弄出一些响动,让它感知到我的存 在。但白犴从不用正眼瞧我,也不吃不喝,对一 切都充满警惕。等它钻出白桦林,就进入一片 红柳和榛丛遮蔽的山涧,那儿有一条细细的从 高山泻下的不冻泉,仿佛山谷唯一流动的血 脉,飘散着袅袅雾气,渴坏了的罕达犴急迫地 把泉水衔在嘴里,饮罢又使劲抖了抖躯体,似 要把那一身的脏污、屈辱与伤痛都抖落开去。 它扭过头来看了看我,像是看到了一个不太亲 近的同类,然后默不作声地离去了……它开始 捋食红柳枝和山毛榉,嘴巴像挥着一把唰唰作 响的镰刀。不远处就是一片密不通风的原始冷 杉林了,我判断它应该在那里过夜,此时天色 已晚,我不得不反身去寻我的驯鹿和露营地。

可原路返回的我又遇到了什么?一口陷阱! 一心想着白犴的我差点掉进去,它的两边横着 木杆,留着唯一"通道",覆满厚厚的腐殖叶。要 不是一只棒鸡从旁边飞出来惊吓到我,我肯定 会朝那个"通道"走去。我用棍子撬开了陷阱, 露出它的真容——足有一间房子那么大的狰狞的嘴巴,就是一头大象掉进去也休想活命。

第二天,我是牵着驯鹿进山的,为了不弄出声响我解下了鹿铃。我有备而来,心中便有了主意,脚步也轻快了一些。伤口溃烂的白犴应该不会走远,它还会来不冻泉饮水,我将在那里守候它。

不出所料,傍午时,阳坡那边传来了响动,像一股缓慢的风从远到近摇曳着树丛,犴齿剪枝的嚓嚓声越来越清晰,我盯着那个方位,红柳丛和榛树林的掩映下,那头白犴来了,它的身后是起伏不定的针阔叶混交林,混交林的背后是高人云端的雪山,那是怎样一幅泰加森林的美景啊,我赞叹着,心想,就是画家也难以画出来啊。

白犴似乎嗅到了林中驯鹿的气味,这让它多少放松一点儿,再往前走,我就暴露在它的视线里了,它迟疑了一番,却闻见了我撒在泉边的几把盐巴,那是反刍动物无法抗拒的美味,而且它没感到威胁,胆子大起来,等它捡食干净我就再丢下一些,引它不断靠近……后来我就打了几声口哨,那是呼唤驯鹿吃盐巴的声音,不一会儿,三头驯鹿从林子里钻出来,走近我身边,我抓了盐,像额沃那样摊开手掌让它们舔食,这么做是为了让罕达犴在一旁看到。

第三天下午, 白犴已经探着大鼻子和粗糙

救的仿佛不是这头白犴,而是我自己,还有族人 犯下的错……

法除了弹片的罕达犴行动自如起来,在我身边顽皮地蹦跳了几下,摇晃犄角左挑右挑的,最后定定地瞅着我这个施救的人,目光像五岁的孩童那么清澈,里面充满了情感,原来不只是人类才懂得爱啊。

军达犴去丛林里觅食,我点火做饭,掏出一瓶老白干酒放在火旁温热,准备犒劳一下自己。如果这世界真像人们祈愿的那样该有多好啊,白犴的伤口隔不了多久就会愈合,它奔人泰加森林深处就脱离了危险境地,而我也要返回乌力楞去,从此不会再摸一下猎枪,我不能阻止别人打猎,可我能做好我自己,逢人就讲一讲白犴的故事,我还要把自己所做的一切告诉给妞日卡,其实这些时日,我无时无刻不想她,在我最束手无策时,都是她附我耳边说——"阿日申,您是好样的!阿日坤,坚持下去,你能做到!"独自在山林的夜晚寂寞又寒冷,我也是枕着妞日卡的温暖人眠的,虽然她不在我身边,但我与她有说不尽的话。谁知就在那天中午,一场突如其来的森林火灾烧毁了这一切……

大火来临时我还丝毫没有察觉,我以为那呛人的烟雾是身边的炉火造成的,等到烟气越来越大,把我呛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我才感到情况不对,这时北方的山林上空已烟雾弥漫,凭经验我已想到出什么事儿了,山火正向这边袭来,天!一定是那些肆无忌惮的家伙弄失了火!慌乱中的我已找不见唯一剩下的驯鹿,好在白犴就在不远处,我拼命地呼喊它,给它警示,让它离开。后来我看到了白犴奔逃的身影,它早预知了火情,我提着的一颗心放下一半。那天风力不大,我辨别了一下呼玛河的方向,宽阔的冰河应该是最好的隔火带,我便奔着那里逃生。

我呼哧带喘一刻也不敢停歇,不知跑了多久,天空已被升腾的灰烬笼罩,变得灰蒙蒙的,分不清黄昏还是什么时辰。等我爬上一道草坡,便望到了前面那几棵嵬嵬的樟子松树,那是接近呼玛河的标志,我这才手扶膝盖喘一口气。忽然间,我听到有野鹿的叫声从身后传来,回头看正是那头白犴,它抬着前蹄停在不远处的白桦林外面,歪着犄角望着我。原来它并没有自顾逃命,竟追随了我一路,我的鼻子一酸,反回身去,迎向它,它一颠一颠地向我跑来,我拥抱住它的脖颈,就像拥抱离散又重逢的亲人,我和它说:"傻瓜,你应该自己逃走才对啊,怎么跟着我来了……"我这么说它,它也不显委屈,一个劲儿用头蹭我的身体,它那么高大,脖颈就有一棵大树那么粗,在我面前竟像个孩子似的撒欢,

自色罕达犴 (小说)

的舌头在我的手里吃盐了,它眯缝着赭石色的小眼睛,四条细腿绷紧肌肉,做着随时逃跑的准备。我感受着它温热的鼻息和嘴唇上松针似的长须,一边用手轻轻地抚摸它的皮毛,为它挠痒,它懂得了我的好意,或许把我当成了一截树桩,干脆将身体蹭过来,我趁机查看了它的伤口,那里溃烂得差点儿露了骨头。

下次我就用驯鹿的铁挠给它梳理皮毛,精精细细地,从上到下,由里到外,像玉石匠洗刷一件珍贵的玉器。白犴接受着这一切,偶尔转过头看我,目光里满是温情,它喘着粗气嗅着我的气味儿,甚至伸出舌头舔了舔我的手指,那或许是在表达一种亲昵。

信任是一天一天建立起来的,等到我可以 触碰它的伤口时,算下来我已在丛林里与白犴 相处近一周了。它习惯了我的存在,更似乎依 赖起我的陪伴,我、驯鹿,和罕达犴,暂时就游 荡在这片丛林之间,像几个伙伴相互依偎。驯 鹿和罕达犴的食物不同,前者只在森林里翻找 地衣和苔藓,而后者喜欢灌木丛的枝叶,所以 它们更易相处,互不打扰。夜晚,我就陪在它们 附近露营,白犴有独处的习性,它趴卧在朦胧 的夜色里,像一艘停靠林中的大船,而我就枕 着它嚯嚯的错齿声人睡。

那几天我只顾着白犴,却不料驯鹿出了事。 当天下午其实我听到了那两声枪响,距离很远,似从一口焖锅里隐约发出的,白犴惊愣了 半天才缓过神来。到了傍晚,三只驯鹿反常地 没回来饮水,我去找它们,却一无所获,直到夜 晚三星打横时,一只驯鹿才慌慌地回到我的宿 营点儿,另外两只仍不见踪影,这让我有种不 祥的预感。第二天我顺着枪声的方向搜寻过 去,在冷杉林的背后,我见到了驯鹿,它俩已经 变成了两张驯鹿皮,上面洞穿着弹孔。偷猎者 把它们当野鹿猎杀了。

我悲愤不已,又无可奈何,眼下,让白犴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是当务之急。回到宿营点儿,我便用火烧过手术刀和镊子,以挠痒痒的方式让白犴趴卧下来。在这之前的几天里,我曾不止一次用酒精给它的伤口消毒,为的是似的,一动不动地任我摆弄……我先用手术刀一点一点地剔除伤口周边的腐肉,它浑身痉挛着,就是一个铁打的猎人也会疼得叫出声来,可白犴都没动弹一下……一颗带血的弹头被我夹出来,接着我又开始处理下一个伤口。我我夹出来,接着我又开始处理下一个伤口。我我下断安慰它,好像它是个乖顺听话的孩子。等取出第二颗弹片时,我已禁不住内心的激动,谢天谢地,让我与一头驼鹿这么亲近,而我拯

笨拙地蹦跳,与我使劲儿亲昵,那会儿我的眼泪都流下来了。

可是,纳卡,不幸的事情就是在此刻发生的,两声枪响从哪个方向发出的呢,把森林的耳朵都震疼了,我整个人随着瘫跪下来……我的后背遭到不明物的痛击,强大又尖锐无比的力量让一口鲜血喷涌出我的口鼻。罕达犴一定嗅到了那股熟悉的火药味儿,差点儿要了它性命的味道,它惊恐万状,撒腿狂奔,却又忽地停下来,它该是想起了我这个伙伴,随即转过身来,而我向它最后挥了挥手,要它离开。罕达犴犹豫着,可枪声又起了,击飞了它脚下的冰屑,刮过它高扬的脖颈……后来我的意识就模糊了,眼中仿佛有一大团雪花向远方飘去,直到融化在山岭间……

转瞬,几个人杂沓的脚步声来到我的身边,围住我乱哄哄地说话,"糟了,打死人了。""怎么回事?明明是两头老犴,怎么一头变成了人啊?""是啊,真见鬼了。""我们弄失了火,现在又打死了人……"

听话语好似图嘎、乌讷他们,似乎又不是,口音里边带着一股猪饲料味儿……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只感到几个人影在头顶上晃动,晃动,随后一切又恢复了平静,森林里一片肃穆,连冰雪融化的声音都听得见……

讲到这里,阿日坤语调低沉起来,"那场大火烧掉了不少林子,和我判断的一样,呼玛河挡住了火势,后来人们花费了好几天时间才将它扑灭……大火过后,乌娜吉姐姐和族人带着猎狗找到了我,先前他们还以为我是被烟熏死的,后来发现我背部透着两个弹孔,好似两个冰窟窿……不久,来了很多警察,可是现场早被山火破坏掉了,警车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折腾了好多天。

妞日卡也来了, 其实我不想让心上人见到 我的不幸而伤心。按照族人的规矩,在外面遭 遇不幸的人要风葬,好在高岗上的那几棵樟子 松还幸存着(团团火簇从它们的头顶飞过,落到 河水里熄灭了),人们就把我安葬在了那棵最粗 壮的樟子松枝杈间。妞日卡仰起头望着树上的 我,只听见风刮树梢的呜呜声,那么单调、枯燥, 她从驯鹿脖颈解下一副鹿铃,爬上树去,把它系 在我的耳畔,这样,风一吹我就听到驯鹿的声音 了,那也是乌力楞的声音,家的声音……妞日卡 发现我睁着眼睛正痴痴地看她,"睡吧,阿日坤, 睡着就不痛了。"她为我盖住了穿透腹部的冰 窟窿,可我还舍不得闭上眼睛,妞日卡把头贴在 我的胸口, 却瞥见了我眸子里飘忽的那团白, "我看到你的影子了,白犴,你没有走远,还在林 子里呢……"说完,妞日卡哭了,眼睛里的泉水 涓涓不断地流下来,像这条不冻泉似的,绕过山 涧,一直流进呼玛河里去……

是的,正如妞日卡所说,我没走远,也不会 走远,我记挂这片山岭呢,而且就要住到高高的 树上去,放眼就能看到大片山林和呼玛河,当然 也可以看到那头白色的罕达犴了,它一定逃出 了山火和偷猎者的魔爪,强健的身形还会出现 在这片山林,那是大兴安岭的魂魄……"

"阿日坤舅舅。"纳卡叫了一声。关于舅舅的故事,他从小就听家族说起过,不过那只是一棵树简单的主干,现在它枝繁叶茂了,而且所有的叶片都清晰可见。纳卡表情忧伤,还未从故事的重重雾霭里走出来,但他急切地与舅舅说:"您知道吗?整座兴安岭很多年前就不许采伐了,所有的猎人都放下了猎枪,你看到了吧,岭上的树木又多了起来,包括野生动物,一切都在变好。"

"我当然看到了,豁牙,烧光的林地又长满了新树,没事儿干的时候我会从樟松上爬下来,整天钻林子,漫山的绿染透了我的眼睛。去年秋天,一头棕熊带着两只幼崽路过这里,在我的樟子松树下蹭痒痒,梦中的我还以为是地震了呢。"阿日坤忍不住笑起来,树林也跟着呼呼啦啦响过一阵儿,"还有一群群狍子总是从我眼前窜过,翘着一朵一朵的白屁股,要不是它们嘟嘟地放臭屁,我还以为那是遍地开放的野百合花呢。"

说话间,树林上空的流云变成了铅灰色和绛紫色,转眼已是黄昏,阿日坤舅舅吐掉嘴唇上最后的烟末儿,抬起屁股与纳卡告别:"我就要回樟子松树上去了,之所以和你讲上这些,是因为这些年来我左望右望,看到许多消失的鸟兽都回归了,却始终没见那头白犴的身影,可我分明嗅到了它的气味儿,听到了它的叫声,我就想到了你,豁牙,你做护林员常年巡护山林,没准儿能见到它,到时别忘了来告知我一声。"

纳卡使劲点点头,算作回应。他想起应该再问问舅舅的近况,可阿日坤像头诡秘的野鹿一般,在茂密的枝叶摇动处,转眼隐没了踪影。那卡告别的手势还停在空中,榛莽的林子却已恢复平静,那一刻只有溪水匆匆赶路的细碎声响。难道刚刚的一切是一场梦境?可为何又像夕光刺目那么真实?纳卡爬起身,胡噜胡噜屁股,怅然若失地钻出眼前这片梦幻般的树林。

春天是护林员最忙碌的季节。回到护林站的纳卡,那两天打了一通又一通的电话,又来到瞭望塔爬上爬下。第三天下午,新调任的中心站站长随同两个工作人员来到纳卡的驻地,了解森林病虫害情况。一行人驱车去实地考察。

随同人员给纳卡介绍年轻的新站长,"咱们 白犴站长可是林业专家,和你一个民族,大家都 管他叫白博士。"

纳卡一怔,"站长叫什么名字?"

站长笑了笑,露出一口整齐的牙齿,"我来自巴依格家族,叫白犴,额宁(妈妈)说,她生我的时候梦到了一头白色的罕达犴。"

纳卡张着的嘴巴半天没合拢……

白犴博士名副其实,谈起生态学、森林动植物保护学头头是道。从林中一走一过,他就能叫出每一棵不起眼的小草的名字,什么门属,哪些动物爱吃它。这会儿他弯腰拾起几颗兽类粪便,用手指捏一捏,放在鼻子前嗅一嗅,兴奋地和工作人员说:"这是原麝的粪便,它们可是林中'稀客'啊。"

"对了, 白博士, 前些天你不是用红外线摄像机拍到了六头犴吗?那是一家六口呢。"工作人员说。

"六头罕达犴?"纳卡惊讶着,"那里边有白色的吗?"

"这个没有,"白博士摇摇头,"我想,它只会

在额宁的梦里出现。"

转天,在贮木场改造成的飞机场里,纳卡与 白犴博士随同几个穿迷彩服的护林员登上了一 架小型飞机,随后一溜烟向森林深处飞去。

机舱里,他们俯视着重峦叠嶂的山岭,比照 地图上的标记,为一片又一片的次生林、过火林 喷洒灭虫药。太阳再抬高一些的时候,厚布幔似 的晨雾也渐渐消散开去,裸露出莽莽苍苍的大 岭。纳卡欣赏着机舱外的景色,一边有意无意地 辨别飞机投在林冠上的影子。就在这时,他发现 一团雪在丛林里飘动,嚯,那是一头白色的罕达 犴,没错,它正穿行于茂密的灌木丛中,跨越银 亮亮的小溪,进入一片大峡谷,宽阔的呼玛河正 在那里静静地流淌。白犴码着河岸跳跃、飞奔, 像极了滑行在浩瀚绿海里的一叶白色扁舟…… 纳卡激动得不知所措, 赶忙呼唤白博士来分享 这一奇景,年轻站长扒窗下望,却只看到绿如烟 海的山岭和将山岭一分为二的呼玛河, 还有从 空中掠过的三五对野鸭、几群飞鸟,再无其他。 这就奇怪了,纳卡揉了揉眼睛,竟也不见了那物 的踪迹,难道刚刚那一幕是自己的幻觉? 挠头诧 异间,忽见平如明镜的河面有个东西露出头来, 如同白鲸一般漫游而去,看仔细了确是一头白 色大犴无疑。

白博士一时惊诧住了,嘴里喃喃自语:"咴咴,这该就是妞日卡额宁的梦境啊。"

说者无意,纳卡听到站长的话却惊讶极了, "您刚才说您的额宁叫——妞日卡?"

"是的,妞日卡是我的额宁,她很美,有一双 泉水般的眼睛……"

那会儿, 机舱里的人都在俯瞰山岭间这天地造化的一切, 极力捕捉着那个强劲的自由自在的生灵,此时,唯独纳卡转过头去,泪水正模糊着他的视线……是的, 他要把这所知所见禀知阿日坤舅舅,告诉他,兴安岭上日月常新,森林的魂魄犹在……(完)

(海勒根那:内蒙古作家协会副主席。国内著名作家。现居呼伦贝尔。有多篇小说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长江文艺·好小说》等选载。曾获第二十届百花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诗探索·中国红高粱诗歌奖、内蒙古文学"索龙嘎"奖、内蒙古文学教德斯尔奖、民族文学年度奖、草原文学年度奖等奖项。出版多部小说集、诗集。)

(小说《白色军达犴》曾刊载于《民族文学》《新华文摘》《小说月报》《小说选刊》《长江文艺·好小说》。被译成蒙文、藏文、维吾尔文、朝鲜文、哈萨克文五种文字发表。获得 2023 年度中国好小说短篇小说奖,并荣登 2023 年度中国小说学会短篇小说排行榜。)

大岭印象

□ 殷咏天

林海涛声

叮咚流水 啾啾鸟鸣 原始的慢板散步而来 小鹿是唯一的杂音

一棵树溅起的轰鸣 被 一列车轰隆到山外 树桩挥别亘古的阒寂

一把植树铲挖出的音符 诗人捕捉到了一阙交响 遥远的耳目已然谛听

林间

从新居阳台望去是叠翠的山峦 薄雾中的一帧水墨画 最易想到的词语:诗和远方

借助望远镜 我 看到的是一片难得的混交林 青松、黑杨、白桦各呈其态 针叶阔叶一并相安

有一天,好奇心还是把我拽到了林间才发现:除了乔木,还有边缘的灌木 有的向上;有的斜逸;有的倒地腐朽 一棵高大挺直的树还留下了一道斧痕

且有松脂流出,像琥珀色的泪.....

致落叶松

只有常青才是松吗? 你无语。只默地春萌夏长 秋来簌簌而落,用无数松针 为贫瘠编织一件岩衣 不止于叶。当你落下一生帷幕 于巷道深冰中架起两岸的五 于端流寒冰中架起两岸的近外的 于路基些可在北极圈找到你的光明 再早些缄默中积淀 你在下落中升华……

松与桦

桦树是先锋树种 往往 成群牵手而来 而松树却是后来者 又 总是单打独行 因此显得格外孤独 就像

会场中齐刷刷的森林中 那唯一的倒伏 或 一片倒伏中孤立的树 抑或 在雷鸣般之中唯一袖手或抱膀 在经久不息中忽然一个休止……

那孤独是难以想象的 甚至 是残酷的代名词 但

幸运的是松树的耐心和笃执——林学告诉我: 桦树先占领并巩固白色地盘 但最终被松树青青覆盖……

从枝头到大地,只几秒 但沉甸甸地将四季压弯—— 我欣愉

落叶的自白

秋色胜过暮色,而一枚落叶 是秋天最丰盈的珍藏 不是吗?

多好,我适时而落,最终

那关于阳光、雨露、风霜、甚至雹雪的征程哟 只要用心,就能听到年轮的回放 直至雪融……

在银色的梦境中品味多彩的点点滴滴 多么惬意!

当然,我常常会梦见了在春风中舞蹈 就像眼下,我蹁然而落.....

兴安杜鹃

你的名字系着凄美的翅膀 即便是小名也写满了粉红的时光

小时候只知道"达子香" 知道插在瓶子里和外边的雪花一起绽放

后来又知道了金达莱 慢慢掂出了一滴血泪在三千里江山的分量 难忘的是我钟爱的诗芽

是在"映山红"的园圃中散发出了油墨的芬芳 如今站在停伐后一年比一年火红的花海里 我才开始体味"迎春花"的意蕴深长.....